

遼小史序

夫遼者東胡也保於鮮卑徙於潢水遷於遼西
九傳為慕容晃所破國分為三始號契丹首領
莫竒居潢水土河之間有子八人復為高句麗
所破請附于魏又居白狼水東唐太宗征高麗
首領窟哥來朝拜松漠都督賜姓李氏其後或
叛或附至雅里始姓耶律阿保機者耶律撒剌
的長子也始稱皇帝至德光當晉天福二年又
改號大遼屢侵中國至殺胡林死所謂帝昶者



是已歷五代至天祚當宋宣和七年為女真所滅前後稱帝九主共一百五十年興廢治亂具在國史其文甚夥今遼史修於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閏于時會稽鍊厓楊先生有正統論我一卷潤畧其事豈以其夷狄而不欲詳耶抑其史多中國人粉飾如為炎帝後不足信耶南峯著述甚富而小史流傳不廣余友徐元輝精校并先生他作盡為流布其楊氏之忠臣數不佞

晚學於先生書多有藏本茲承元輝命頗預竄乙之後乃記其始末始此豈敢敘先生文哉萬曆己酉仲春既望鄉後學錢允治書

遼小史

吳郡南峰楊循吉君謙叙
後學 徐景鳳元輝校

遼故契丹部族契丹之君痕德堇可汗時權歸
于越耶律億耶律億者迭刺部夷離堇也為契
丹于越總知軍國事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身
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闊弓三百斤嘗以
騎兵七萬會李克用於雲州易袍馬約為兄弟
為克用破劉仁恭而中國畏之唐天復四年痕

德堇可汗死國人立以為皇帝制如中國是為
遼太祖時當五代之始與中國聘問往來不絕
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西至高麗有中國之地
帶數千里而沙漠以北所統諸君國皆入貢籍
其官有北南面大王北面治國人南面治漢人
又有北南府宰相北兵南民分治之而大抵因
唐舊兼用國制惟于越最貴太祖立其將二十
一人各有所擬而耶律曷魯為心蕭敵魯為手
敵魯之弟阿古只為耳立七年諸弟刺葛等數

反追至榆河獲之是時轄底亦在擒中太祖問
轄底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辭之今反欲
立吾弟何也轄底對曰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
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於是縊殺轄底而赦諸
弟轄底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當死朕不敢赦
事有便國者宜悉言之轄底曰迭刺部人衆勢
強故多為亂宜分為二以弱其勢然轄底竟死
是後累以兵南畧地幽薊凡下州數十國勢大
振而唐興滅梁甲申年詔國中曰三年之後歲

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
天意聞者皆驚莫識謂何也即日大率征吐渾
党項阻卜諸部既以次就俘於是又詔曰所謂
兩事一事已平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
親征渤海大誣謾圍忽汗城誣謾力屈素服橐
索牽羊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三日復叛破之
駕幸城中以兵衛誣謾及族屬以出改渤海為
東丹國而立太子倍為人皇以主之仍賜天子
冠服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

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倍曰此地瀕海非可
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
歌以獻陞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
號泣而出於是以大誣謾置于皇都未幾諸部
多叛隨平之太祖在位二十年次扶餘府不豫有
黃龍見城上可長一里其光奪目入于行宮而
太祖以龍見之夕崩年五十五所謂丙戌秋初
必有歸處至是乃驗後以扶餘為黃龍府云太
祖既崩人皇王適當立自東丹國來奔然太后

意在太元帥德光德光太祖第三子也太祖在
時德光當國掌兵外嚴內寬嘗從平諸部東西
萬里所向皆有功是時人皇知太后意欲立德
光乃率羣臣請于太后曰大元帥勲望中外攸
屬宜承大統于是讓位與大元帥大元帥立是
為太宗既立反疑人皇王以東平為南京徙倍
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人皇王歸
國快不自得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
跨海持書密召人皇王人皇王敗海上使再至

人皇王歎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
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
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
國於是浮海適唐以天子儀衛迎人皇王人
皇王坐船殿百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
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李名贊華以為虔州
節度使人皇王雖去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
遼亦常報之及李從珂殺其主自立人皇王自
唐上書密報太宗曰從珂弑君盡討之會從珂

伐石敬瑭敬瑭急亦來求救於是太宗自將援
敬瑭及次太原大敗唐兵棄伏如山斬首數萬
級封敬瑭為晉王敬瑭與其妻子親屬奉觴上
壽是時從珂諸軍皆不進自將精騎三萬出次
河橋督之然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太宗
於是召敬瑭至軍中賜坐從容語之曰吾三千
里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
大宜受茲南土世為我藩輔遂冊敬瑭為大晉
皇帝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五百騎送入洛臨

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晉主至洛從
珂窮蹙召人皇王同死人皇王不從遣人殺之
乃奉族自焚晉得立者太宗之功也晉德遼甚
以燕雲十六州來獻歲輸金幣由此中國益尊
遼矣然是時南唐常以蠟丸書來言晉密事太
宗疑之既而無他亦罷及敬瑭死子重貴立遣
使來謝書稱孫不稱臣使人讓之景延廣答曰
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立為隣為孫
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還具奏之始有南伐之

意既而得晉諜知有二心於是發大軍進討晉
來乞和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
議晉不從相持二年勝負畧相埒既而晉大敗
遼軍太宗被追急獲一橐馳乘之僅得歸太宗
大耻之復大出師討晉師力窮其將杜重威
以衆二十萬降遣使入汴諭晉帝晉帝素服命
輿母李氏奉表請罪橐索牽羊以待百官縞衣
紗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
職如故是時維翰已先誅死獨延廣被執以牙

籌數其罪有八繫送都道自殺當此晉平帝入
汴御殿受百官朝而降封重貴為負義侯安置
黃龍府於是始建國號大遼凡在汴四月而發
故晉諸司僚御及圖籍法物悉送歸上京而以
宰相馮道從行道中皇太弟李胡遣使問軍前
事帝報曰汴州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
亂一至於此今所得已七十六處若非汴州炎
熱難居再留一年太平可致至高邑崩年四十
六在位 年是為遼太宗也太宗還後中原州

郡隨叛歸劉知遠是為漢方太宗崩諸子無在者時永康王阮從於是在道得立永康王者小宗元欲人皇王長子也太宗愛之故將在軍中方諸將欲立永康王永康王以李胡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李胡者太宗母弟掌兵為人殘忍太后以少子故篤愛之嘗屬意欲以天下傳李胡而壽安王又太宗長子當立故永康王以為疑謀之耶律安搏安搏曰大王聰明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

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安搏詣北南院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泣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而立為國家啟釁安搏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則况永康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李胡且李胡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

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令曰
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
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法從事諸將皆曰
諾於是永康土即位於柩前永康王既立太后
聞之怒甚遣李胡將兵逆擊永康王至恭德泉
為安端留可所敗歸盡執永康王臣僚家屬謂
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殪此曹人皆恟相謂曰
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是時太后及李
胡自將兵與永康王相持於漢河兩軍隔岸而

陣各言奉兵意時耶律屋質從太后為謀主永
康王行間於太后太后以間書示屋質屋質讀
竟言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
太后見疑臣安得盡忠即今莫若以言和解事
必有成否則宜速戰以決勝負然人心一搖國
禍不淺惟太后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
書示汝屋質對曰李胡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
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宜思長策與永
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

請往萬一永康見聽社稷之福太后乃遣屋質
授書于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書意如
此匡家之安未已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
為莫若和好永康王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屋
質曰即不敵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
臣之屬執于李胡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
為善左右聞者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屋
質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不难不然
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使詣太后約和往返數

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太后謂
屋質曰汝當為我畫之屋質進曰太后果與大王
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
借謂者籌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
嗣聖太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曰大王何
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所
以去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
唐子道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
是尋太后牽于偏愛托先帝遺命妄授神器如

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擲籌而退太后泣曰向
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瘡痍未復庸可再乎
索籌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誰咎也亦取
籌而執左右感激大慟太后復謂屋質曰議既
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
令人復何疑李胡厲声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
質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
非况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
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李胡曰汝亦聞此言乎

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王各罷兵趨上京是
為世宗天授皇帝既而聞太后與李胡復有異
謀於是遷之祖州帝既立二年而漢主劉知遠
死子承祐立南唐復以蠟丸書來勸攻漢於是
自將南伐大獲而還又二年漢郭威弒其主自
立國號周攻南唐南唐來乞將師自將兵應之
在道與羣臣飲醉泰寧王察割素有不臣意久
未得逞屋質嘗以其奸狀聞于帝不信以表示
察割察割稱屋質疾已哽咽流涕帝曰朕固知

無此何至泣耶然察割由此自疑是日羣臣皆
醉察割歸見壽安王邀典語王弗從以謀告耶
律盆都盆都從之是夕同率兵入弑太后及帝
因僭位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屬至夜閱內府
物見碼碯碗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託于其妻
妻曰壽安王屋質在吾屬無唯類此物何益察
割曰壽安王年幼屋質不過引數奴詰旦來朝
固不足憂方察割為亂時求屋質屋質易紫衣
得出亟召諸王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屋質

遣人迎之王至尚猶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
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是者萬一落賊手悔
將何及王始悟諸將聞屋質出相繼而至遲明
整兵圍之于外察割尋弑皇后倉黃出陣壽安
王遣人諭曰汝等既行弑逆復將若何賊党以
次引去察割度事不成乃以所繫群官家屬持
丁天脇之曰無過殺此曹耳叱令速出時林牙
耶律敵獵亦繫中進曰殺何益於事且不有所
廢壽安王何以興藉此為辭猶可以免察割曰

如公誰可使者敵獵曰大王若不疑敵獵請與
罽撒割同往說之察割從其計於是壽安王復
令敵獵誘政察割殺之世宗在位凡五年三
十四察割亂平壽安王即位是為穆宗諱
嗜酒好殺不恤政事嘗飲于野至七晝夜乃罷
五坊掌獸近侍之人以鹿雉亡斃飲食細故小
不如意輒加炮烙鉄搯之刑甚者至以手刃殺
之斬擊射燎折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割口碎齒
無所不用其慘死者無筭京師置百尺牢以處

繫囚季年為長夜之飲暴虐益甚嘗謂太尉化
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及諫又
不能聽立十年宋太祖代周自立帝之好刑殺
也雖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左右人三不
自安嘗野飲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六人弑之
在位十九年三十九蓋遼君之無道莫有過
其死晚矣穆宗無子及遇變世宗之子賢率
甲騎千人馳越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羣臣勸進
遂即位號天贊皇帝蓋天下至是復歸人皇王

之後帝立是時宋數攻漢急來告每出兵助之
會太祖崩太宗立復攻漢復來告急於是遣
使陷故於宋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
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乃復遣兵援漢而劉
繼元不支竟降宋漢亡宋太宗乘勝來侵遼遼
大敗之宋太宗僅以身免至涿州乘驢車遁去
於是大舉南伐凡六大戰皆敗宋軍既還復自
將伐之稍不利已而崩是為景宗年三十五在
位十三年遺詔以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惠

皇后命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長子也幼喜書
翰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德讓進曰
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皇后與此二人參決
大政而以南邊事委于越立時年始十一歲皇
太后攝政泣曰母寡子弱奈何耶律斜軫韓休
哥初景宗與宋構兵會崩兵尚未解至是宋三
道來攻沿邊州縣多陷沒以于越休哥率諸道
兵與宋師戰稍捷宋師少却遼兵追之宋將曹
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

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遼師
與彬信戰大敗之死者數萬至是先陷沒州縣
稍皆復宋將楊繼業戰死自是宋守雲應諸
州者聞之皆遁而遼兵前進不已自兵興來十
七年至於澶淵皇太后親御戎車指麾三軍攻
宋益急宋懼請和願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
萬兩絹二十萬匹始詔諸軍解嚴當時休哥之
名大振於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宋
自太宗攻遼構兵至是真宗始與遼結和凡二

十四年而定未幾高麗王誦自立時帝以壯又
議東征謂群臣曰康肇弒其君而立誦又相之
大逆也宜發兵問罪羣臣僉曰可蕭敵烈諫曰
國家連年征討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之不為
武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服罪則已
不然興師未晚不聽駕自將兵往至銅州破康
肇軍斬首三萬餘級高麗王乞降群臣皆謂宜
納耶律瑤質曰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
耳納之恐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

而高麗王果棄城遁去清野無所獲於是詔高麗王親朝及取六州舊地高麗王稱病亦無還地意乃發諸道兵並進又斬首數萬級然卒不能得高麗王高麗王亦因上表謝稱藩臣納貢遼亦厭師乃許之高麗兵解六年而大延琳以東京叛僭位稱元踰年始平帝在位四十九年興師殆無虛歲屢有喪敗而好兵不休然遼亦自是尊大宋人屈氣不敢復北向者蓋自聖宗始也聖宗崩興宗立與宗諱宗真字夷不莖卜

字只骨聖宗長子宮人耨斤生也始聖宗正后蕭氏有寵而亡子養只骨宮中為子只骨事后謹耨斤不悅聖宗大漸耨斤嘗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左右出耨斤自立為皇太后使人誣后家謀逆連及后帝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乎太后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太后不從遷后于上京繼遣人害之使至后曰我實亡辜天下共知卿待我浴而後

就死可乎使者退自縊死是時太后攝政既三年太后陰召諸弟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曰太后符璽遷于上京七括宮已而悔之親馭奉迎侍養益孝謹然后常不憚又七年帝壯有一天下志會宋伐夏遼與國也宋又嚴邊備帝疑之於是召羣臣議伐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師臨之其勝必矣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言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之

帝是惠議於是先遣劉六符使宋取舊割關南十縣且問前故宋重失十城乃遣富弼來奉書願增歲幣以易十縣地帝未許弼曰遼與宋和坐受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帝悟許和然欲令宋稱貢宋難之復使六符往六符至宋說宋帝曰使本朝從事於宋與進貢字孰多耶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於是宋不得已從稱貢凡歲增

銀絹十萬兩匹六符以宋誓書至帝喜罷兵而
遼宋復通宋益尊事遼晚歲待宋愈親謂臣下
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欲見繪像可諭來
使像未及至帝崩年四十在位二十四年時太
后尚在殊無戚容見帝后哭帝太后曰汝年尚
幼何哀痛如是帝有三子而洪基為長字澠鄰
小字查刺性沈靜嚴毅至是得立號天祐皇帝
是時皇太叔重元尊寵無比與其子澠魯古謀
逆未發帝獵太子山耶律良以告皇太后皇太

后以語帝：謂良曰汝欲問我骨肉耶良曰如
召澠魯古不來可卜其事帝從其言使人召澠
魯古使者及門澠魯古不肯至意欲害使者
羈于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帶而出急馳白帝：
始信召耶律仁先語之仁先曰臣固疑之久矣
帝趣仁先捕之仁先出未及介馬重元已犯行
宮王侯從者四百人帝欲幸南北院王仁先曰
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之且南北大王心
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

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討賊仁先乃環車為
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兵屬近侍三十餘騎列陣
向外將戰涅魯古躍馬突出中矢先死衆稍潰
去耶律撒刺竹曰我輩惟有死戰胡為若兒戲
自取殞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
俟明旦彼將有備安知我衆不携貳悔亦無及
蕭胡覩曰倉卒中黑白不辨若內外軍相應吾
事去矣今夕但可四面圍之勿令外軍得入遲
明何遲之有重元聽之令巡警待旦是夜重元

自立為帝胡覩自為樞密使仁先分遣人集諸
軍黎明兵至奮擊賊衆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
數騎亡入大漠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撒
刺竹戰死胡覩投十七灤水中亂平帝執仁先
手曰此皆卿力也而進仁先為宋王當是時耶
律乙辛亦以功得貴用事勢震中外門下饋賂
不絕拔擢斥竄皆出其意而太子濬領國事賢
明乙辛不得逞惡太子謀以事誣太子母后后
好音樂伶官得侍會教坊告伶官與后私乙辛
遼小史

以白帝：使乙辛劾驗乙辛寔之帝賜后死太子有憂色乙辛常不自安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比屬心太子公非閱閱一日若立吾輩置身何地乙辛曰吾憂之久矣乃使人誣告大臣欲廢帝立太子詔案無迹不治蕭訛都幹初按太子無功補外至是欲進乃詣闕誣首前告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於別室命耶律燕哥劾治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為儲嗣可何戈

公我昆弟行當為我達意于帝禱之甚懇燕哥亦乙辛黨詐為太子款狀上之坐死者數人方廷詰時乙辛恐辭變各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人：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痊以至地臭於是帝廢太子為庶人太子出曰我何罪蕭十三叱登車遣衛士亟闔車門送至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人詣上京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敕召太子出殺之亟其首以歸詐云疾薨帝哀太子欲召

太子妻乙辛復使人殺之太子死乙辛党大喜聚飲數日而帝不知也後帝亦悟乙辛奸乙辛稍坐他事廢棄謀奔宋帝縊殺之然終乙辛身無發太子事者天下無不冤太子而笑帝：在位四十六年年七十是為道宗凡歷宋五朝仁宗至徽宗時始崩道詔立皇孫延禧延禧太子子也太子廢道宗無他男故延禧得立是為天祚皇帝天祚皇帝既立於是誅乙辛党而發乙辛墓戮其尸帝立之歲完顏阿骨打為女直大

師帝在混同江釣魚女直在千里內者其酋長皆來會帝作頭魚宴諸酋皆舞阿骨打獨不肯舞帝數命阿骨打阿骨打瞪目直視辭以不能帝心惡之欲以事誅阿骨打蕭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禮無罪誅之不祥况此小國又何能為帝於是止而阿骨打自混同江宴歸知帝疑之遂稱兵侵併旁近部族有阿疎者不從來奔阿骨打累來索阿疎帝不發而遣使問阿骨打何故城境上阿骨立慢語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

然城未能已阿骨打於是攻遼遼兵數敗是時
敗者皆得赦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
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望軍奔潰帝遣人
招阿骨打使阿骨打降阿骨打復書亦斥帝名
使帝降是時攻陷黃龍府矣帝乃親征阿骨打
以書來上陽為卑哀之辭實欲求戰帝大怒詔
欲必滅女直阿骨打聚衆斲面仰天慟哭曰始
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
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

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
是從於是女直軍益熾尋陷東京人無敢抗者
帝乃置怨軍二萬八千人以禦女直阿骨打起
四年稱帝國號金其將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
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來議和求封
冊帝亦願和遣人往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
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與中府三路州符并宋
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議至數四
乃以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與之金乃免取質子

及上京興中府裁減歲幣且曰如能以兄事朕
冊用漢儀可以如約乃議阿骨打為東懷國皇
帝金復遺書來責冊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
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也及文內有渠林二字
語涉輕侮若遙茅多戩等語皆非善意如依前
書所定然後可從帝於是先使人持草示阿骨
打阿骨打自為副本遺帝：以大聖二字與太
祖廟號同難之復遣人往議阿骨打怒遂與遼
絕發兵攻遼京上京入金是時郡縣戶戶幾半

矣帝有四子而晉王敖魯幹最賢國人屬望蕭
奉元恐其甥秦王不得立乃諷人誣耶律余覲
謀立晉王耶律余覲晉王母元妃妹之夫也元
妃由此賜死而余覲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
千騎叛入金已而金克中原帝出居庸關至鴛
鴦灤聞余覲為先鋒引兵奄至蕭奉先曰余覲
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
之可不戰而余覲自迴矣帝遂賜晉王死諸軍
聞之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兵竟不遇

愈急帝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玺于
桑乾河遂趨白水灤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
乘輕騎入夾山方悞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
悞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尔宜去勿從我
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
縛送金兵金兵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因
遂賜死初帝之幸雲中也以宰相張琳李處温
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温聞帝入夾山數日命
令不通以為死遂外假怨軍與諸大臣律六

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漢百官
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請立淳處温邀張
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温曰天意人心
已定請立班耳處温等請淳受礼淳方出李夔
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不獲已
而從之改怨軍為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
皇帝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
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
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遼國自此分矣至

是阿疎為金兵所擒人問之誰曰我亡遼鬼也
時金已取沙漠已南部族皆降帝在滬里謹收
拾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
五萬騎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
淳守寢疾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有
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
立惟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
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
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寧不迎子而

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欲殺寧泣歌枕長
歎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
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眾乃奉遺命遙立秦
王定以存社稷淳妻蕭德妃為皇太后稱制處
溫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於宋北通
于金欲為內應事發蕭太后欲誅之處溫曰臣
於宣宗有策立當累世蒙宥宣宗淳謚號也蕭太后罵
曰秦晉國王為周公豈不善誤王者皆汝父子
遂賜死蕭氏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

至是時帝以兵屯在外未入德妃奔帝軍帝誅
德妃而降淳為庶人金既定南京帝在外遷徙
不常金兵所在攻帝帝輒避去諸王公主從臣
皆陷沒金數招帝降所至皆有部族接納餉饋
故差得不乏然至是益北遁金人既克燕驅燕
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
宋以塞盟帝稍復收兵漸多自謂得天助再謀
收燕雲遂出夾山取天德雲內斂州遇金兵復
潰遑趨山陰而阿骨打死帝由是趨朔沙漠天

德金兵忽至帝不及騎徒步走得馬叱耶律本
者脫去至天德在途遇雪凍餓困甚倚术者以
憇至夜將宿民家給曰偵騎其家知之叩馬跪
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去至應州新城東六
十里為金人所獲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
四天祚雖入金而耶律大石太祖孫先以立淳
故不自安率騎二百宵遁西至北庭說諸部蕃
王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年二百以金
臣屬逼我國家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

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恢復大
業惟爾衆亦有思共救君父濟民於艱難者予
遂得精兵萬餘西行先遺書回鶻王曰昔我太
祖皇帝北征嘗為爾祖復故國之地則與爾結
好非一日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爾其
勿疑回鶻王得書即迎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
六百馳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
兵行萬里歸者數國軍勢日盛至尋思干城西
域諸國奉兵十萬來拒戰號忽兒班而軍相望